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錄卷七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梁宗室諸王列傳

墟王

蕭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者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

符如火

吳平侯景

監揚州符教嚴整有田舍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

侯景以槃擎魚魚之曰蕭勵襲封吳平侯為廣州刺史去郡

一老姥自送舟側奉上之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

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時
不絕武帝嘆曰

飲少酒食鵝卵一兩枚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
在武窟山中居石室內無所修

行唯不甚食或出人問所失所在以上蕭昂傳屠牛酤

酒蕭昱異服危冠交游冗雜善屠與楚王廟神交飲蕭

為吳興郡守性倜儻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至侍衛土偶皆

泥濕如汗城後為益州刺史遇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

有田老逢一騎過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

侯當此時廟中所請無驗十餘日乃見以上蕭猷傳有斷

袖之歡蕭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自立碑蕭明為豫州刺史百

姓詣闕言其德政樹碑於州及碑匠採石出肥陵明乃

○以上蕭明傳鬚盡磔臨川王宏侵魏聞魏援近欲

僧珍可斬也蕭娘呂姥不畏與其不武貽以巾幗歌曰

韋虎謂寶廩宏後庭數千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

鯖魚頭好食進三百世有國色江本吳氏女游王侯後

宮黃紫標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錢愚論豫

王綜以宏貪吝遂為帝知以激宏宣旨與打稽

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以上臨川王宏傳打稽

西豐侯正德常公行剽掠又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

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

者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

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

直七雅然無畏帝詔正德曰汝子吳郡殺戮無辜劫

百萬南浦侯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籠爐飲扇

必赤地千里吳人號

南平王偉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仰眠床上看屋梁

而著書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

乃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

歌也○以飛鳥食蟲宜豐侯蕭修為漢中刺史遇蝗功

上蕭恭傳飛鳥食蟲曹史王庶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

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訖有千
羣蔽日而至遂盡以上蕭修傳肉角
鍾離人顧

行部伍中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
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六十又無

孫息家闕養贍是以行役暎賜之
唯飲曾孫婦乳穰城
食食無人檢其頭有長寸

年二百四歲不復能
食穀
年九十七方生兒
張元始年一百

一十六歲膂力過人至上蕭暎傳
穀木履
安陸侯畢常

者。以被服必於儒
雕文舸
昭明乘舟溺沒而得出遂寢疾

逐歡歸去來
當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
鹿子開

明長子歡為南徐州以嫡孫應嗣位帝意在晉安王猶

豫久之方決封歡豫章王故言徘徊也
太子統傳
噉其

濟河東王譽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
又見長人蓋屋
兩手據地
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
以上

河東王七月而生
豫章王綜母吳淑媛在齊宮為東昏
譽傳
所寵及得幸武帝
淑媛在齊宮中

多疑之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以
告淑媛淑媛問其形色頗類東昏因曰汝七月日生兒

安得比諸皇子相抱
所有練樹並令斬殺
綜顏色在徐
哭每日夜恒泣泣

州帝小名練故累致意
圖伐檀之詩
綜怒徐勉餉勉白

言其出其骨瀝血
綜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
賄也
為父子乃私發齊東昏墓
骨滲即

之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
馬因跪其前脚
綜奔魏

走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走煥脚為抄所傷人馬俱焚煥于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以上豫章王綜傳西歸內人帝煥乃得上馬遂免難○以上豫章王綜傳西歸內人帝之為荊州有宮人李桃兒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代荊州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而不得元帝猶懼送見金甌問左右曰李氏還荊州世所謂一帝猶懼送見金甌問左右曰

此可食否

續子應不慧至內庫閱珍物一不可食並以

乞汝○以上吞鮠問賣鮠者曰刺史何如對言其躁虐廬陵王續傳

綸怒令一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剥褫捶之帝嚴責綸以死

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以袞冕置之高坐有赤蛇繞

牛口

綸祭城隍神將烹黃雪綸被魏殺葬之日 | 以

上邵陵王綸傳 **啣臂啖之** 武陵王紀以兵終子圓照圓正俱付 | 日

死 **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 紀將僭號妖怪不一 | 一

似荷花 以上武陵王紀傳 **久知此事嗟其晚耳** 哀 | 太

掩至太子顏色不變 曰方講老子將下床而刑人 **雖一日**

百拜無益於死 哀太子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問其故 | 其

終不敢害若見害時 **至神貌怡然** 又問官今憂逼而 | 一

吾自度死必在賊前 何能以無益之愁 **以五色毼辯其**

橫憂必死之命 以上哀太子大器傳

鬚方諸鎮江夏以鮑泉為行事方諸年十五童心未草
不恤軍政日與泉菹酒為樂賊將宋子仙襲之入城

方諸方踞泉腹貞惠世子方諸傳

梁列傳

年少堂堂

齊武帝布衣時見王茂嘆曰潔美如生東昏

玉兒有國色及見縊以上王茂傳鹿馬相亂曹景宗好

出尉吏俱行非禮以上王茂傳鹿馬相亂曹景宗好

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眾騎赴競病景宗旋帝於華

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韵景宗不得韵意色
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正在
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韵時韻已盡唯餘
一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

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路人何如霍去病 皆以意造景宗自恃好勝每作書

一一箭如餓鴉叫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

一一甜如甘露漿同上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
一一飲其血饑餐其胃耳

後生風鼻頭出火同上覺一死不知老之將至此閉置

車中如三日新婦同上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

一一此色使人金如意席闡文獻梁武玉裝

以上席三足雀夏侯詳居喪哀毀廬墓三年嘗有一夏

侯妓衣夏侯直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妾
妓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奏之

時謂簾為
○以上夏侯
宣傳
生如輕塵
棲弱草
魚弘嘗謂人曰
我為郎有四盡

水中魚鱉盡
山中麋鹿盡
田中米穀盡
村里人庶盡
丈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白駒之過隙
人生但歡樂
富貴在

何時于是恣意酣賞
侍妾百餘人
不感
栢
弘有服床一
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艷
張皆是

四面周匝無一有異
通用
菱米飯
弘為湘東王鎮西司
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
馬述職西上道中乏

食緣路採菱作
一
一
一
一
度之後人覓一菱不得
獼猴脯
又於窮洲之上捕得
數百一膊以為

以供酒食
○作百禪
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
以上魚弘傳
無禪褰露為儕輩所笑及平魯休

烈得絹三萬疋
乃
一
一
一
金草鈞池
士瞻浚萬人仗庫傍
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得一
一
一
隱起

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鈞
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
兄女竊以與詳
詳喜佩之後果封侯
○以上吉士瞻傳

土狍魏人困司州作伏道以決塹水蔡道床上有百錢

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好亂

之豕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為盜也雖蘇張巧說

傳怪物隨流而下淮水暴長寒山堰壞奔流於海殺數

殊形詭狀不可勝名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所識不過十字昌

之以上昌義之傳殘客何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

對何敬不喜俗人續讓尚書僕射表曰敬容也張纘一

杯酒殺吳氏三人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

起還見規在坐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

恨纘痛兒亦卒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百六公

謂纘少與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張縮傳雙鶴來下

母好鶴喚域在位營求孜齧草供食來襲域固守城中

糧盡將士皆上庾域傳無此書文句不多庾子輿五歲

或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淫預水忽退減子輿奉父

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纘如

見遂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

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

公有雙鳩巢舟中初發蜀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

激切以上速反呂僧珍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為本州刺史乃棄業求

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因醉後取一

甘食僧珍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進

顙骨益大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千萬買鄰宋

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

百萬怪其貴李雅曰一百萬買宅一及僧珍生

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閹人少之不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發之乃金錢也遂言於帝以為衡州

刺史以上得八車輻樂藹發江陵無故於船至是果

呂僧珍傳

遷御史中丞馬減油滅火沈約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

○以上樂藹傳遣一讀夜輒誦之徘徊壽光閣外武帝命范雲與約同

入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自外來不得入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

曰不乖革帶常應移孔病百日期旬約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已老月

小半分同上以手握臂歸老之秩同上欲謝事腰有紫

志約左目重瞳栗徑寸半約常侍宴豫州獻帝奇之與約共疏所憶栗事

多少約少帝三事出謂人天子聖哲約撰四聲譜武帝

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天子聖哲問周捨曰何謂四

聲捨曰是竹賦梁武令沈衆為賦成奏

祖忝爾躬提冠履衆性吝嗇每朝會中衣麻繩為帶監起

殿恒服布袍草履以以上沈旋傳鱠魚二十頭皆去其

首沈攸之圍郢城逼范雲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

三句一韻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王未

秦始王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賓

僚讀之皆茫然雲乃讀之巾箱中取剪為聘江女婚姻酒

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黃鵠鳳凰及柘貴雲又因酣謂

且以雲笑受之黃鵠鳳凰曰昔與將軍俱為

華今將軍化為還之荆布之室理隔年二十九髮白皤

然范縝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乃人生如樹花同發竟陵王子

良精信佛教而縝盛稱無佛王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

幌墮于茵蓆之上自有闕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墮茵董蓆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

遷沈約高才博洽名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韋軍軍魏魏攻攻小

峴城未能拔峴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峴欲擊之諸將皆曰不可

峴峴指其節曰峴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峴

兵魏軍敗遂拔小峴峴賜以龍環御刀武帝詔峴援鍾離

用命者鑿穴而處人畏魏軍甚多勸峴緩行峴曰鍾離

恐其後而人百其勇鍾離城中知外有白角如意 素木

輿執一 | 一 | 異事遂作塞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 敵請

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敵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 沒突

之曰 | | | | | 其不尚勝如是 | 以上韋敵傳

艦裴遠作 | | | | | 以上裴遠傳 百幅被 裴之橫少好賓游重

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橫歎曰大

丈夫富貴必作 | | | | | 後為吳興太守乃作 | | | | | 履影

成其志 | 以 | 剖心摩踵江淹獄中 | | | | | 以報所天

弔心酸鼻痛骨同 簾肆同上 其間 鉗口吞舌同上 若使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齊魯竒節之人同上 亦何以見

其實亦當 | | | | | 燕趙

悲歌之士哉
青雲浮洛榮光塞河上
食鵝炙垂盡桂陽之役

久之未就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於樵所得素能飲啖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母曰此故汝之休徵

貂蟬一具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母曰此故汝之休徵

也汝才行如此豈長貧賤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

淹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母曰此故汝之休徵

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

文章五色筆淹又常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

得句時人謂之才盡○以上江淹傳一鈴落入懷中任

母裴氏嘗晝卧夢有五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阿
其
心悽因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

堆吾家千里駒也從叔晷稱昉曰阿堆昉小名終身不嘗

檳榔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嘗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佳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

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遭繼母憂廬墓側我若登

三事當以卿為騎兵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昉亦戲帝曰以帝善騎也屬有緒言昉奉梁武牋昔承清晏

遣帚衫迎之昉在義興兒妾食麥而已與到溉弟兄共為山澤之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

疋米五石至都無衣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昉為新安太沈約

通訟辭者就路決焉一人桃花米昉卒之日唯有方食西

苑綠沉瓜武帝聞昉凶問於盤悲不自勝調楓香昉嘗欲

三斗便出教長始入蜜嶺為新安郡所有昉即時停絕任筆

沈詩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用事過多昉聞甚以為病

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多異本昉家雖貧聚書至數

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多異本萬卷率一卒後

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勸忘貧去吝王僧儒謂昉

厲風俗義可冬月著葛帔練裙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

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交舊莫有收卹西華一絕

文論以讖其舊交

鬱郁蘭茝婉戀墳麓

廣絕

文論

心同

琴瑟

言

志於伯牙息流波之雅引

同

匠石

輟成

風之

妙

組

織仁義琢磨道德

上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

渝其色

上

競毛羽趨錐刀

同

上

之末

雕刻百工爐

錘萬物

同上

若其勢均

董石

權壓

望影星奔藉響

川驚

同上

靡不

始唱鶴蓋成陰

高門旦開

流水

雞人

接軫

隳膽抽腸

同上

皆願摩頂

至踵

魚貫鳧踊

同上

颯

鱗萃

黃馬劇譚

碧雞雄辨

同

騁

之

之

飛沉出其指顧

同上

榮辱定於一言

龍翰

鳳雛

同上顏冉

蘭薰雪白

同上曾史

金玉泉海黼散河

漢

同上舒向

游塵土梗

同上視若莫肯費其半菽罕有

落其金膏翠羽

同上意脂韋偏僻導其誠

道文麗藻

同上

方駕曹王英跣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同上

後邁聯衡許郭

傳願常讀之王僧孺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

冬李

人有餽僧孺不受曰大人未食不容先嘗形應影隨

孺詩

曩行今止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上越裝僧孺為南海太守歎曰吾

欲遺子孫者鬻紗布以自業

僧孺幼貧其母嘗携僧孺至市道遇

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
中丞引駙清道悲感不自勝
拜 卑 細 沈約言譜籍事昨

士百家譜武帝因令僧孺
打銅鉢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
流 改定 僧孺 打銅鉢 學士刻燭為詩四韻

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瑛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
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
一 燭 而 成 四 韻 響

滅則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
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
詩 成 臣 思 愆 於 內 而 髮 變 於 外 嘗 有 罪 繫 獄 旦 日 原 之

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
王僧孺傳 早相題目 范岫幼
一 髮 皓 白 齊 武 問 其 故 曰 王 僧 孺 傳 早 相 題 目 范 岫 幼

以孝聞外祖顧延之
寶 范 長 頭 范 雲 謂 人 曰 諸 君 進 止
一 以 孝 聞 外 祖 顧 延 之 寶 范 長 頭 范 雲 謂 人 曰 諸 君 進 止

多識前代 唯作牙管筆一雙
岫居官以廉潔稱為長城
舊 事 也 唯 作 牙 管 筆 一 雙 岫 居 官 以 廉 潔 稱 為 長 城

經貴竟不改易在晉陵
范岫傳 於朱雀航賣曆日 昭傳
一 經 貴 竟 不 改 易 在 晉 陵 范 岫 傳 於 朱 雀 航 賣 曆 日 昭 傳

十歲素覲見而奇之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

在素粲每經昭戶輒嘆曰豈非名賢常挿燭版床昭器

服率陋身安麤糲漆盒燭槃人鬼相觸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

相接府舍稱凶每學府昭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昏旦間

為上傅昭傳以觀天披霧范雲與孔休原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覲清顏頓祛鄙吝

之此日驗赤倉米飯蒸鮑魚孔休登宅後范雲命駕到少

府登以為詣已便拂筵整帶備水陸之產雲駐著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

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虛襟引接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談盡日同載還家

孔獨頌

休源為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訪前
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批決斷曾無疑滯

任昉嘗謂之於中齋別施一榻休源為晉安王長史王
深相倚仗常

史坐人莫得而預焉云此是孔長書決詞訟夜覽墳籍休源監揚州
事神州都會

薄領殷繁昭明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
居殿與羣公叅定謀議立晉

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時人名休源
為蕪天子源蔬韭源

遺令薄葬節湖手自校練休源聚書七千卷
以上孔休源傳手割

半羶江草孤貧補國子生舉高第王融謝朓雅相欽重
眺嘗行還過候草時大寒雪見草弊絮單席而耽

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其所著襦與草充卧具而去馭二龍於長途騁馭

驥於千里

草為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時吳

興沈約樂安任昉與草書曰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墮房之職總卿昆季

事好酒

草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丈八寺草為魏智坐道智還都啟草

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令草作碑并祭彭祖文草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草厲色曰

江草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

底突

帝手勅草奉佛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如對元延明時邪不容獨當故人

筐篚

草除武陵王長史門生故吏多在東聞草應至並賈持緣道迎候草曰我通不受餉

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草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舫偏

敵不能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連輕艚草當與同飽

既無物乃於西陵岸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草文草清貧
豈能一日忘之
其乃表草同行
樊進閭閻

草好
延譽
以上江草傳
為後生
采荷調
江從簡年十七有文情
作
以刺何敬容

為當時所賞
祈霽文
徐勉年六歲屬霖雨家人難可
以上江德藻傳
祈霽文
率爾為
見稱者宿難可

輕敝衣裾
王融為一時才偶特相慕悅請交于勉
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
悅請交于勉
融後

果陷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
勉遷侍中時師方
於法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
侵魏候驛填委勉

叅掌軍書劬勞夙夜
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嘆曰吾憂國忘家
勉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

今夕止可談風月
勉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曰
不宜

及公開九品十八班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

取通守道論退者以貪寒見沒矣屬續纜畢灰釘已具

勉以人問喪禮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上疏

制送終之禮殯以替日潤屋豪家乃或半屠衣衾棺槨

之回翔傷情感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邁心

其一怨酷已多何不緩其網羅經誥勉上五禮表莫不

告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網羅經誥勉上五禮表莫不

聲洗畢同上以普通五年才輕務廣同上實由自

致輜輶勉不營家產門人故舊從容致言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

其不才終為他有拔葵去織勉戒子書非謂且欲省息紛紜用託性靈上

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華樓迥榭

同上吾往治多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

交通渠畎相屬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

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同上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

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求滿庾盈箱同上若其爾之幸遇

吳聲西曲女妓普通末武帝自筭擇後宮因此頗好聲酒

徐以上旦領師說晚而覆講許懋坐下聽者凡數十百人

經史笥

江拓號懋為

獺皮冠

陳伯之著

年十三四好

鄰里稻熟

唯作大諾

伯之不識書得文牒

草澤底下悉

成貴人

褚縞都下之薄行者頻造范雲雲不好縞堅拒

而見棄

佩紫懷黃

伯之反兵敗入魏臨川王宏命記

節奉疆場之任

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同上暮春三月江

白環西獻楛矢東來

同上郎溘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

蹶角受化

以墮馬陷池

陳暄嗜酒其兄子秀憂之暄與秀書曰汝驚吾侍中

武陵之第眼不識孟鐺口不離瓢杓

同上何水曹

醒與吾同日而醉乎何同日而速營糴丘吾將老焉同玉帽簪

挿髻紅絲布裏頭袍拂蹠靴至膝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暄以

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文章諧謬

暄以俳優自居甚親昵之傲弄後主嘗倒懸暄於梁臨

以為晷刻暄援筆即成不搏艾為帽暄首火以燕之燃及

於髮垂泣求哀聲聞驢橐駝蘭欽恒于塗刀以毒削爪

進之欽為廣州刺史時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

妾俱死以天帝召之歌耳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

上蘭欽傳以天帝召之歌耳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

死也
其心上俄而蘇○以上乃以土塊加
六尺方床
賀草年二
始輟耒

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不肯食○以上思義未達橫
販粟養
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以上賀瑒傳

母賀瑒家貧常往還諸暨習業
賀雅瑒每見武帝與
語常移晷刻故

省語曰上殿不下有呼之廉白
瑒上啟事其一曰今天
瑒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

上賀瑒傳
金山萬仞玉海千尋
明山賓薦朱异表

不測
瑒映
珪璋新琢錦組初構
同上
加以
觸響鏗鏘遇采便發

有飛蟬集冠上
异除中書郎時秋曰始拜
异武
時人咸謂蟬珥之兆屬辭

落紙覽事下議
异
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曠黃

異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未下酣飲其中每迫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

齋子鷺魚鮪異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車中必齎飴餌

雖朝謁皆恃枯骨見輕異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

逢以至今日諸貴是以先之以上朱異傳顧郎難衣食

者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卑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

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欲解襦衣顧郎

以上顧協傳宮體徐摛為太子家令兼管記文體既別

以上徐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徐陵母滅氏嘗

而誕陵已天上石麒麟也沙門寶誌摩陵頂今日之熱

當由徐常侍來

陵使魏魏人授館晏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

陵答曰昔王肅至此始制禮儀白金難得黃札易營

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陵為吏部尚書宣示求官者書永定之時干戈未息員外常

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同上日富年華衣冠禮

樂一目有青睛陵之相也時人以為聰夢賦徐九歲

為吾幼屬文亦不加此跪誦孝經份性孝陵嘗疾篤份

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取珍果納紳帶中徐孝克每疾豁然以上徐份傳侍宴無所

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輒減損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一一一一一訪知以

遺母乃勅今自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陳亡

隨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病一對而悲泣終身不

母亡後孝克遂常嗽麥有遺粳米者對而悲泣終身不

復食馬〇以鮑通直鮑泉為通直侍郎乘高輿車從數

上徐孝克傳鮑通直十左右綴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

祭酒王承承疑訪之從者答曰一得如此都下少年遂

遣逼車問一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

為口鬚似蝟毛徒勞繞喙泉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元帝

實木偶騎背為馬元帝以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

好韻語鮑行卿作舍人不免貧謝帝曰一遷步兵

如此〇以上鮑泉傳無處不逢鮑佐鮑正為湘東王

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手執二刀楯王神

善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絕羣伍驚軍騎楊華能作

一時妙捷華楊白花歌楊白花少勇力容貌瓌偉魏

大名白花胡太后逼幸之白花懼禍及父

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太后追思不已為

神念傳王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王僧辯言辭辯

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躍水飛空僧辯討侯景師

風浪作僧辯再拜告天言訖風止遂泛安流試作虎狀

羊侃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珠劍侃因伏以手扶

之賜以折樹稍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累遷太子左衛

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

南國紫駟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

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

為體殊鄒魯遺風英賢不絕侃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

謂以銅鼓買朱异作父左衛蘭欽同侍宮宴

之曰小子汝何敢無禮我牀非閭人所坐僧者張

候侃侃曰竟不前之尖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雉尾

炬侃作一 | 一 | 施鐵鏃以油
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
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

六石弓侃膂力絕人 | | | | | 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

跡侃嘗於兗州堯廟躡壁 | 泗橋石人長八尺有數 | | |

侃執以相擊爪長七寸侃有彈箏人陸大喜腰圍一尺
悉皆破碎

六寸侃舞人張淨琬 | | | | | 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
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簪又有姬人孫荆玉能 | | 妙盡竒曲一時無對又勅賚
歌人王

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 | | 兩舢舨起三間通梁水齋侃
之並 | | | | | 起

衡州於 | | | | | 飾以珠玉加之錦繡
盛設屏帷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綵塘傍水觀者填

咽金花燭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終日同其醉醒侃不飲酒而好百餘人俱執賓游

醉于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船侃客張孺才者

不挂意命酒不輟○以上羊侃傳以所加鼓吹恒置齋

中胡僧祐名望隆重不宜若此對之自娛人曰此是

耳○以上門外不見卿馬跡任約退保西陽徐文盛與

胡僧祐傳景密通信使都無戰心後

文盛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
早降令我至此約曰言陰子春身服垢污使何處得降
○以上徐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夫財敗事云在梁州

○以洗足至梁州敗執爵者不知其味陰鏗嘗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回

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霜明朱

弓杜嶷臂力絕人所佩玳絲纏稍所用長二丈五杜彪敵

○以上杜翦傳漆髀嶽陽王登盡誅諸杜宗族發其墳

杜岸傳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王琳下吏帝使黃

軍載性刻為元帝所信荆州疾之如仇琳每將戰勝艦

則有聲如野賭王琳將張平宅乘一艦千數皆以野賭為

名頭行萬里朱瑒與徐陵求琳首書霑巾雨袂同上

痛可識之顏迴腸
疾首切猶生之面
窈賤同
雖上場
報葛悲田
同上不使壽
春城下惟傳

一一之人滄洲島上獨有黃蒼
張彪敗走惟所養一犬
一一之客滄洲島上王琳傳黃蒼
名一一在彪前後未曾

離捨沈泰說陳文帝遣張昭達領十兵購之鄉里
彪眠未覺一一驚吠劫來便啣一人中喉死
彪妻謂

呼為一一曰我不忍
大夏落構斯則一一豈
落他處○以上張彪傳
一木所能支也○

論以上

南史識小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錄卷八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陳宗室諸王列傳

以五條鐵鎖橫江

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

以上宜

黃侯慧

說人間細事

叔陵嘗夜不卧執燭達曉

高聲長

誦書

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嘗於車中馬上執卷讀

琢玉並究其妙

叔堅好術數卜筮風角

王叔堅傳

陳列傳

春草已生瘴厲方起

臺遣盧子雄討李賁時
子雄請待秋討之
以

上杜僧能反覆游水中數里

周文育本姓項名猛奴年
十一

跳高六尺取富貴但有大槩耳

周弘讓教文育書計寫蔡邕
勸學及古詩以貽之文育不

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

足錢便可誰望公侯
庾嶺詣卜

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
文育曰
靡衣媮

食

周寶安以貴公子驕蹇逸游好狗馬
樂驅馳
以上周寶安傳
拋車步艦監拍

黃法氈北侵為
以迫之
以上黃法氈傳

苗已更生

吳明徹幼孤
性至孝年十

四歲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去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

日穫足充葬用必有乘白馬逐鹿者時有伊氏者善

君葬日徵明徹其父之小子也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倉重

大貴之徵明徹其父之小子也○以上吳明徹傳

周鐵武語音傳身經事蕭家來武帝受禪時令沈恪

○以上周鐵武傳勒兵衛敬帝如別宮

為大舫孫瑒出鎮郢州○以上沈恪傳合十餘船

題銘後四十字瑒卒江總為之誌銘後主復自

地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樓船

拍艦火舫水車

徐世譜從陸法和與侯景戰于赤亭湖造

上徐世譜傳 簿閥 周迪素無 命筆題其棺頭 魯廣達被

愴本朝淪覆遘疾不療卒江總撫柩慟哭乃

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

作負恩生 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 齊遣大將尉破

上魯廣達傳 秦郡其前隊 樺皮裝弓兩端骨弭 又有西城胡妙

憚之吳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

關張之勇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

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 遙擲銃 明徹遣人覘知胡

衣 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

引未發摩訶 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以上蕭

蕭

蕭

蕭

蕭

蕭

摩訶終身不執刀斧蕭世廉以父摩訶凶終傳蕭世廉傳金翅

三百艘

隋兵濟江任忠曰宜固守臺城給臣精兵一萬江徑掩六合後主不能從喚

蕭郎作一打

明日欵然曰腹煩殺人以上任忠傳以

蠟為秘器

武帝崩外有強寇內無重臣宣后用蔡景歷計秘不發喪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斤斧之

聲聞外乃

蔡景歷傳就渚飲魚合州刺史陳褒賊污狼藉使

宗元饒傳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

沈炯於魏剋荆州被虜以母在東恒思歸國嘗

獨行

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

可至少日便獲東歸甲帳珠簾茂陵玉盃

炯表遂出人間

嚴助東歸長卿西反同上昔承明見厭以上沈炯傳

瑞雨頌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珠寶虞寄因

也士龍天綱再張地維重紐虞寄諫陳寶應書折珪判

野同上稱孤以上虞寄傳惡蛇屈尾來上靈床傅綽強直

惡傲慢及死有以上傅綽傳麻布蒲練姚蔡居顯

通有門生餉南布一匹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栖託藝

文顧姚王姚察也以上謂野

循吏傳

有市之邑

凡百戶之鄉

歌謠舞蹈觸處成羣

傾資掃蓄

猶有未供

深賦

天下騷動

封刃行誅

永明繼運垂心政術

士女昌

逸

都邑之盛華妝桃花

綠水之間楊柳春風之下

寬書

梁武在田知人疾苦

及定亂之始

圓案

三蓋○以上序

儉荒

杜驥入南朝嘗遇之○

以上杜驥傳

理縣譜

傅琰父子居官並著奇績時云諸

當以

人肝代米

丹徒令沈嶺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謂吏人曰我

今重來一不然清名不立一

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傅翹代劉元明

為山陰令問元明舊政元明日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此第一策也

司風令史

明帝體肥憎風夏月曾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

輒先啟聞

賣兒貼婦

巢尚之罷新安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

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功德

飛碁

明帝好圓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臣

抗不能斷帝終好鱖魚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不覺以為信然

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鱖積多胸腹痞脹將絕左右啟飲數升

乃消越王石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見愿往就觀清徹

無所掃地拂床塵埃有書數帙彦回嘆曰虞君之清至

於此令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沈瑀為

而去○以上虞愿傳

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

沈瑀為

教人黎栗女子丁半之○以上沈瑀傳唯得白桐木火籠朴

十餘枚

范述曾自永嘉太守徵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

而已二十籠簿書丘師施罷臨安縣還唯有

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孫謙歷二縣五郡冬

廉嘗有求不遂乃為

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躄面不知瞋齒作數步持此每

得勝人譏其不知恥辱以取名位也○以上孫廉傳每

以錢買人井寒水

何遠為武昌太守折節為吏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

者則槌水還之不取錢乾魚數片武昌水族甚賤遠每獨設

糗水遠為武昌令太守王彬巡屬縣斗酒隻鵝遠送彬

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視貧細如子弟遠處富

如讐仇卿得我一妄語當謝卿以一縑遠每戲語

之不能記也以上何遠傳直弦曲鈎郭祖深上梁

者淪溺溝壑早青瓜祖深為南津校尉有姥餉一

祖深傳

儒林傳

畫嵇叔夜像以賜之

伏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

無以為繩

乃至伏暉為新安太守郡多麻苧家人結草

為經屈手中為冠

何佟之為諸王講喪禮水淫佟之性好潔一

日之中洗滌者十餘

遍時人稱為路無橫草水翦蟲穢劉澄為遂安令為性彌潔

在縣掃拂郭邑

百姓不堪命○以上何佟之傳睡則以杖自擊沈峻晝夜

自課

○以上沈峻傳日限誦孝經二十遍皇侃性孝嘗

○以上擬觀世音經

鄭郎開口鄭灼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侃因唾灼

口自後筆毫盡每削用之

灼家貧手抄義疏以瓜鎮

心灼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起便誦讀脫白綸巾以贈之賀德基游

學都下衣資罄乏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

以上鄭錯綵經帕張譏幼喪母有帕哽噎不能勝遺玉

柄麈尾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如林至於堪捉

此者獨張譏松枝可代麈尾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耳即手授譏

勅譏監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手取世有鄉校顧越

坂黃岡一由發越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

是顧氏多儒學馬名相埒都下謂之越上顧傳

文學傳

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

應還東掘顧榮冢

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

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儉輩度妨我輩塗轍

何如我未進時靈鞠在沈深坐

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傳流風迴雪落花依

草

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使如丘遲點綴映媚如

丘不如一

丘

丘仲孚為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

何足以一

爵高人

檀超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為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有陵辱超張目

謂曰————高平有二超——超嗜酒好談詠——自比郝超言

連絕之外無所復有——吳邁遠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

——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邁——遠好自誇而鄙人——

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

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

為者乎——以政為此幘耳——下彬為上虞令太守孟顛裁

上檀超傳——我所以屈卿者——今已投之卿矣枯魚賦——

卿以一世熱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作蚤蝨賦其序

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嬾事皮膚——曰余居貧布衣十

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為人——多病起居甚踈縈寢

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踈惰——灑刷不謹浣沫

失時四體斃斃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
猥流淫癢涓涓無時怒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 羊淫

狼睹卑率鵝頑傲狗險出彬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

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 謂潘敞 謂呂文蛤

魚彬又為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 世謂比 以瓠

壺瓢勺杅皮為肴彬性飲酒 以大瓠為火籠

物多諸詭異 什 傅蠶室自稱 卜田居 十擲輒鞬或謂彬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 我詩應須

大材迳之不爾飛去素蝦自重其文謂人曰 取筆

書鼓

孫抱為延陵縣高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

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體肥壯故以此譏之

以上卞彬傳舒被覆書虞蘇少好

漏恐濕墳典乃

以上丘巨源傳掘莞根食之

無人事嘗餓五日乃

王智深傳

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

千里船又造

餘里

祖暉之有巧思入

祖冲之傳

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

神之妙般倅無以

過當其

以上祖暉之傳

家傳譜學

賈希鏡

子東海女郎

青州人發冢銘云

帝問學士鮑昭等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

是司馬越女嫁荀
晞兒檢訪果然
見客譜
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
一騎

都塞市郎將填街
鍾嶸上言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
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

片札以招六校
謝朓未適江淹才盡
嶸評沈約詩于

稱獨步
范雲名級又微故
吳均體氣好事者或毀之謂

為上吳均傳
先燔鬚髮
劉勰求出家
榜門受

餉何敬叔為長城令不受禮遺夏節至忽
日中得米數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數

每宿昔作名一束
何思澄被舉同入華林撰遍略思澄
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

造謁
悉狎狎處即命食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
曉便命駕朝賢無不
東海三何

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稱
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

澄意謂宜敗塚賦何子朗嘗為
擬人中英爽爽人時

語曰以上何思澄傳八體六文方寸千言謝善助能為

謝方眼善助善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

以上顏以一東青鏤管筆授之紀少瑜夢陸倕曰我以

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有大才而無貴仕到溉嘗目紀

善者其文由此道進有大有無貴仕少瑜曰此人

○以上紀少瑜傳旁無戚援願是家世單門性

風標神明律呂文章者蓋一之也
蘊思含毫遊心內

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出言異句下筆殊形發五聲之音響而

而寫萬物之情狀以上論

孝義傳

風離化薄至于禮違道搜綴湮落今以備闕

文云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

門曰篤行董氏之問復一義不獨飽郭原平若家或無

門租布以上劉瑜傳義不獨飽郭原平若家或無

力久乃採筍置籬外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遇

開練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

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郭原平傳伐木燒磚遠

鄰里慚愧無復取者○以上郭原平傳遇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死者十三人遠晝則傭

貨夜則一母兄嫂及羣從小功死者十三人遠晝則傭
達鍋底飯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一遺在役鄉人

傳恒帶一囊每煮食輒取其焦以貽母
為作茅菴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奠不忍復還

則食菜也○靈床前有三九藥丘傑十四遭喪以熟菜

以上潘綜傳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

蝦蟇毒氏世保此甌○以上邱傑傳竈前忽生泉水王彭連

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乃
各出夫力助作塹塹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不得水

彭仰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刻肉灌血孫法宗父

海濱被害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

浸漬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一如此十餘年臂

脛無完皮○以何心獨饗白粲何子平為揚州從事史

上孫法宗傳月俸得白米輒貨市菽

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庭中楊

不辦得米一以上何子平傳

梅樹隆冬三實墓上橘樹一冬再實王虛之十三喪母

五年鹽酢不入口一以上王虛之傳畜魚於樹栖

鳥於泉吳慶之為江夏王義恭西曹書佐義恭誅慶之

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仕王琨為吳興太守欲

召為功曹答曰某素無人世情若欲見吏則下淚為水

是一耳○以上吳慶之傳

如筋蕭敵明母病風敵明晝夜祈禱時寒敵明有三寸

絹丹書日月字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投敵明曰此療夫

服之即平復○年至七十不婚冠華寶父豪晉義熙末

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丁公藤解叔謙

叔謙夜於庭中稽顙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一宜都遙見

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之宜都遙見

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也療風尤

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不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

痛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至手掌穿震

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
事一一一然後葬事獲濟
鵠二句不食謝昌寓嘗

寓病二旬而一一一昌寓
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樂

之過病與母隔壁一一一
我不能食此庾杲之嘗往

食唯枯魚菜菹果之曰一一一
魚羹數種果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以上

樂頤人笑褚公至今齒冷隆昌末樂預謂丹陽尹徐孝

事君不得同人此事一一一
夜讀書隨月光江泌少貧

為業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菜不食心泌母亡以生闕

食老葉而已○以其有生意唯思食寒瓜滕曇恭年五歲

一 一 土俗所不產曇菘訪不得銜悲哀切遇一桑門
 問其故曇菘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以
 上膝曇以縷繫脚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誓
 菘傳 不嫁為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
 忽成連理所住屋有鸛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
 其偏栖乃 一 一 一 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
 縷○以上營尊不得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 一 一 一
 張景仁傳營尊不得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 一 一 一
 子鏘痛恨遂長斷尊身自結網捕魚張昭父熈常患消
 味○以上陶子鏘傳身自結網捕魚渴嗜鮮魚昭乃 一
 夕○以上張昭傳 變里旌閭義存獎勸衣簪若使孝
 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
 非出 一 一 之下○以上論

隱逸傳

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名教之外

別有風猷以上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陶潛謂親朋

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此亦人子也潛送旦夕之費自

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種秫種粳縣有公田潛悉

之勞一可善遇之令吏我一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

子固請一乃使一項五一里小人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潛曰一門生二

兒舉籃舉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常往廬

邀之潛有脚疾使一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一二萬錢悉送酒家顏延

始安郡經過潛每往為酣飲致醉臨去出宅邊菊叢中

留與潛潛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即便取酌醉而復歸素琴一張不

坐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即便取酌醉而復歸素琴一張不

解音律而蓄以寄其意我醉欲眠卿可去貴賤造之

有酒適輒撫弄其真率如此取頭上葛巾漉酒郡將候潛

設潛若先醉使語客其真率如此取頭上葛巾漉酒郡將候潛

一畢還復著之自謂是羲皇上人潛與子書少來好書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

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一

柴水之勞同上夫耕于前妻鋤于後潛妻翟氏

能安苦節以上陶潛傳栖丘飲谷武帝辟宗少文為主

三十餘年卧以游之少文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

難遍惟澄懷觀道一凡所游履皆金石弄古有

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一

文帝遣樂師揚歡就受之以上宗少文傳潛感地

金冥致江鯉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任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

能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道謬傷海鳥橫斤

山木豫章王嶷徵測為參軍不起測答眷戀松雲嶷復

辟之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一量腹而進松木

度形而衣蘿薜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

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淡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中侍

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蒲褥王

對又貽書曰一惜此筍欲令成林沈道虔有人拔其屋後筍令人

亦雅重之贈以一上宗測傳一止之曰一以上宗測傳一更一有佳者相與一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一以上沈道虔傳一人外之游孔

之與戴顓王弘之王敬一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弘敬

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一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一飛沉所

至何問其主會稽太守謝方明若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

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辭其林一夫妻共乘蒲策車凝

○以上孔淳之傳

之慕老萊子嚴子陵為人妻郭氏亦能不慕榮華與凝
之共居儉苦
以施人○以伐蕪採若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
上劉凝之傳會稽南山
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
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多少留錢取蕪若
而去○以上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
朱百年傳
顏延之與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闕康之見其
嗟賞而退豈可利亡者餘贈邪辛普明僑居會稽士子
不敢干也高其行嘗葬兄皆送金
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
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
關康減景雲棲抗高木食褚伯玉隱剡瀑布山性耐寒
之傳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

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邱僧珍與
僧達書曰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從白雲游僧達答僧珍書褚先
生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同上故要其來此薰慰日夜比
臨

滄洲矣○以黃雀賦顧歡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
上褚伯玉傳使田中驅雀歡作

過半然糠自照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
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

受學者廢蓼莪篇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
書慟哭由是

不復講馬山鳥集其掌取食歡隱剡天台山不與人通每
歡出戶

蹲狗踞歡夷夏論擊蹠磬折侯甸鳥王獸長同上
之恭

是刻船沙門守株道士同上屢見 | 交諍大小互相彈射 | 蟲躍

鳥眈同上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 | 俗自相聆解猶 | 何足効述 | 呂尚盜陳恒

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歡答素聚駁論案道經之作著 | 自西周佛教之來始乎東漢若

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 | 也藥盡則枯同上若壽 | 盡則死 |

士非神仙之流也 | 此修考之 | 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廬度隱居 |

○以上顧歡傳 | 德標松桂王僧虔稱孔祐曰行 | 養鼠

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會稽中山有人姓蔡不知 |

狂易時謂謫仙五斗米道杜京產世傳 | 以上杜京產傳 | 著拜五

經序論

減榮緒悖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季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

道 | 常以宣尼庚子日生

其日陳五經拜之

○以上減榮緒傳

黃葛巾竹麈尾

吳苞聚徒教學冠

常以一壺自隨

趙僧巖寥廊無常人不能測後忽為沙門

栖遲山谷

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

尸至夜

夷白蔡蒼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敷曰古

蔡休明者可不謂之

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至如常以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

書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

門前生梓樹一年便

合抱

伯珍宅南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龍須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

伯修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連理
○以上徐伯珍傳織簾先生沈麟

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
黑蝶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
鄉人謂之
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

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製
玉羊金獸
從伯肩之
賦以寄意
○以上沈麟士傳

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
孝緒一無所受盡以
歸肩之姊王晏之母乳人憐其
傳重辛苦輒竊

而駭愕送還王氏
見
聞其笏管穿籬逃匿
孝緒外兄王
晏貴顯屢至

其門孝緒度其必敗
吐餐覆醬
孝緒曾食醬美問之云
是王家所得便

以一鹿床為精舍
孝緒以樹環繞
生人獲
孝緒母

見一鹿前行
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
就視果獲此
合藥舊傳鍾山所出遂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

草若使麀麀可駭何以異夫驥騮南平王聞其名致書要之孝緒不赴曰非

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以上阮孝緒傳色艷桃李質勝瓊

瑶南嶽鄧先生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板屋兩間足不

魏夫人忽來降臨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

鄧郁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陶弘景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勅

在以供弘景服食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

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唯聽吹笙弘景本便馬善射

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畫作兩牛以鹿皮巾屢加禮

聘並不出唯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効

曳尾之龜豈一眼有時而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

以上陶弘景傳十畝之宅山池居半庚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

上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張孝秀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

一○以上張孝秀傳葛芥馬樞嘗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

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柱目睛洞黃樞能

視閣白燕一隻巢庭前樹有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

三十年○以水石清華且巖壑間遠蓄壤開泉閣雖復崇

上馬樞傳高城萬雉莫不一髮鬚林澤故知松山
桂渚非止素翫碧澗清潭翻成麗矚○以上論

恩倖傳

了了令史彭城王義康於尚書覓一質天子帝嘗

願兒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孝武嘗
法興為真天子帝為使奚度

主領人功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
不堪命時人謂曰○以上戴法興傳

捉車傍馬阮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惜指失

掌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
邀佃夫飲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

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黃綸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著被貂

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政得一州如斗大宗慤為豫州刺史吳喜公為典

勅以上茹法亮傳大史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以上呂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東昏呼潘妃父寶慶文顯傳為阿丈蟲兒俞靈韻

為阿兄帝詣寶慶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鳴肅東昏時官中訛

諸鬼盡著調蓋當時左右刀勅之徒悉號為鬼梁武平

建鄴羣小一時誅滅故號為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糝以薑桂曰劇意者以凶黨皆當細生陸驗與朱异同邑

對而烹之也以上茹法珍傳生犀言于武帝拔之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送其形烏啄其口

司馬申嘗畫卧於尚書省下有
及地時論以為諧賢之效也○以上司馬申傳 遷蘭變

鮑久而彌信抑符緩詔奸偽非一左臂揮金右手刊字

紙為銅落墨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

璇池碧梁

嬌媛侍女燕趙蔡鄭之聲馬之戲莫不充叔錦室照徹青雲○以上論

夷貊傳

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

古貝

又出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鶯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

布棧香

沉水香置水中則沉次浮者

得鱧魚二化而為鐵

文木范幼家奴

嘗牧羊於山澗因以鑄刀斫石如斷芻藁刀成文白石呪曰若斫石破者

文當王此國因有人以金席藉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

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千闌其國俗居處為閣名曰

戶皆都漫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乘象吹螺擊鼓其

者法服加瓔絡如佛像之古貝繖幡旗以上古貝為飾出則

傳五色鸚鵡出扶南國酒樹扶南有似安石榴採長頸

王毗騫國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金露生石上有山

無央限也多羅嘗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名為受五升又

如椀者有樹生火中

扶南東界有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

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

剥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沓則投火中便復精潔或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扶

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扶南

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柳葉欲劫之混

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懼降混填

填乃君其國燒斧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金環

以柳葉為妻乃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雞卵投沸湯中又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否佛髮

按僧加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藕莖絲○以上扶南國傳

靈潤

閣婆達國於元嘉二年奉表曰我雖在遠亦露一以上閣婆達國傳以角載物至

二十斛

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一以上扶桑國傳百子帳居有屋宇

雜以一一一即穹廬

也○以上河南王傳兩脚駱駝滑國有角○以上滑國傳

優鉢曇花

波斯國中有○以上波斯國傳

賊臣傳

何當離此反故紙

高歡用景為吏部尚書非其好也常獨曰一一一耶縛取蕭

行老公作太平寺主

景言于歡曰湏滄江一一一青絲白馬

壽陽來

先是大同中童謠曰一一一景壽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

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為應

此人復焚香

賊兵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

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

至是而驗端門外號泣

百濟使至見城邑邱墟于

行路見者莫不洒泣

宇宙大將軍

景入矯詔自加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

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以上侯景傳湘東一目

元帝視王偉代景作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

之敗歸乃誅之

○以上王偉傳

南史識小錄卷八